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二十八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八

宋 呂大圭 撰

昭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或問經書小白條齊則糾不書子忽條之鄭則突不稱國明無二君也而莒之去疾展輿皆條之莒或謂貴賤鈞而後得以爭信乎曰此說非也假使其貴賤鈞亦當有當立者不可以貴賤鈞為辭意者去疾係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弒之後

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固已立展輿矣則其係展輿以莒也亦宜入于莒難辭也展輿雖已立為君而未踰年則猶未成乎君故不稱君而但曰莒展輿耳然則聖人所書莒事蓋两下爭國之辭也

楚子麇卒

或問楚子麇卒非弑乎曰吕本中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弑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弑君之語後世緣楚王汰侈遂以為實甚矣三

傳之為經害也趙盾弒其君曰非盾也穿也許止弒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而曰子駟弒之也凡若此類皆誣偽失實重為經害使聖人之旨不明害之大者也陸淳以為穀梁所稱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以此語為街談巷議之說又以垂隴之會鄭公子賦詩左氏委曲誣辭為多此類是也淳之論蓋有未盡大

抵公穀之論多街談巷議之說而左氏之說多委曲誣辭也其可信蓋鮮矣學者欲由是而求聖人之意則惑之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或問公如晉乃復何也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此年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惟二十三年書

有疾則其餘乃復者皆晉人辭之也春秋之世以小國事大國無歲不聘無役不從靡敢寧居如此然經書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則亦足以見昭公之舉動不以禮而自取困辱可知然則為國者亦謹於禮而已矣

曁齊平

或問曁與及之辨曰案定公十年經書及齊平而此年書曁齊平先儒謂及我欲之曁不得已也愚曰不然及

固我及彼之辭而曁之為言又有強之之意何以言之是時魯方結婚於吳外附強楚倚吳楚以為重是以強齊人而與之平齊亦不得已而從之與宋公之弟辰曁石彄出奔義同至於定公十年及齊平則我及彼之辭也杜預以此為齊與燕平誤矣上文書曁齊平下文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其驗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爾（定十一年）奈何以為燕齊平乎

葬陳哀公

或問葬陳哀公我往會乎曰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入據魯豈於其葬而使人往會之蓋楚師入陳時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侯者蓋上文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必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爾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或問楚子虔何以名曰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爭國

也則不名而楚子虔衛侯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得也或曰衛侯使禮至仕邢旣而伐之禮至從國子巡城披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弑君父而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惡也是以特名之為此說亦近似矣愚嘗思之竊謂聖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

間也後世之儒以名字為褒貶而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為褒貶也至於質之經而不合則必曲為之說以通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鑿且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則名之說然以經攷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

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訛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髠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耳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則以師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内弗受而強致之辭此蓋内無有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邪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内莫為助之辭也

有星孛于大辰

或問星孛于大辰亦有應乎曰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

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載梓慎鄭裨竈之言則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而明年其言果驗

何休註公羊則謂孛彗者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較之胡氏之言則又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某事驗某應者皆失之泥也呂本中曰日月星辰之譎見於天雪霜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當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漠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以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斯言當矣

葬許悼公

或問許悼公何以書葬曰石氏曰穀梁傳例弑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其書葬者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公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公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為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殺父此傳例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弑

其君固何𣪅未討而固亦書葬邪予觀許悼公弒而書葬者非他盖變生於内而不及國又𣪅止欲没其弒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故書葬焉歐陽公論止為弒得其旨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或問左氏求名不得之説信乎曰為左氏之説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

不求其名賊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齊豹書盜則曰求名而亡三叛人名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誰能曉之余以為此非春秋之旨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盜者微者之名字不著於經也陸淳以為春秋非上卿不書名陳

傅良云此齊豹也曷為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理或然也

大蒐于昌間

或問大蒐禮乎曰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焉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

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乗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或問蔡侯朱穀梁以為蔡侯東何也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愚謂穀梁所書疑是又脫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

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公孫于齊

或問公孫于齊之義曰胡氏曰昭公以君伐臣曷為不勝乎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

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室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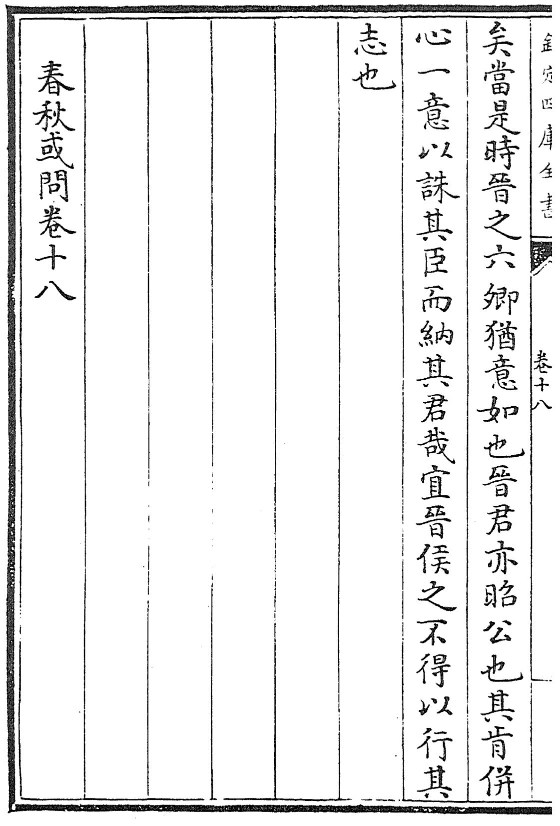
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惡及視魯國始失政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矣自季文子武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闕
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矣魯君喪政已四公矣而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此宜其所以見逐也

會于適歷

或問季孫意如會晉荀躒而晉無討焉何也曰余觀意如逐君昭公在外始依於齊而齊不果納再依於晉而晉不果受卒之客死於外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臣賊子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意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之為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

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後其為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始為之名而卒之悠緩而卒不克歟嗚呼世道之薄有自来矣魯桓弑隱者也以許田賂鄭而會于垂公子馮弑與夷者也以郜大鼎賂魯而平其亂宣公弑君自立則賂齊以濟西之田而安其位崔杼弑其君光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及其大夫軍將皆有賂而退其師凡若此類不勝衆矣況夫以齊侯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盟主為諸侯之會而宋衛皆有利納公之心此豈非其好義之心哉然自申豐之計一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一至而小國以難辭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劫而奪之蝨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歟雖然非徒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相為囊槖久



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併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晉侯之不得以行其志也

春秋或問卷十八

春秋或問卷十九

宋 呂大圭 撰

定公　不書正

或問定公何以不書正月曰定公不書正先儒以為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正其始理固如此然以予觀之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於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今定不書正月似非正終正始之義蓋是年昭公

已薨而定公未立在禮先君既終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繫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以十二月薨則令年之春不得以繫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令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以比常年書王三月云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定公既即位

然後追書今年春皆為定公元年耳此不可以一年而二君也至於公即位之例先儒或以為繼弑君不言即位其或繼弑君而言即位則曰如其意也此殊不可曉皆強為之辭耳觀定公六月即位之例則知諸君之所以書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其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爾尚何疑乎

會于召陵侵楚

或問召陵之會卒無成功何也曰余觀召陵之會未嘗

不嘆晉之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沈頓胡
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蓋病楚而歸晉也晉
自平丘以來不能合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
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
也然而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會書曰
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伐重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
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
無復宗諸侯之望矣案傳則楚子常以裘馬而失二國

之君晉亦以荀寅求貨之故而辭蔡侯世衰道微是區
區者乃能軒輊列國之諸侯而致晉楚之失伯者皆是
物也嗚呼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故自是以後前乎此自
齊桓以來無特相盟者而盟于鹹于沙則特相盟矣無
參會者而安甫之會則參會矣前此晉未嘗伐與國也
而晉士鞅帥師侵鄭侵衛又伐衛則伐與國無伯主之
體矣及其極也夷狄横行於中國而莫之制矣故嘗攷
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北杏以前是一時也

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召陵以前是一時也召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夫伯者王之反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

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夷狄猶知所畏是猶幸其有伯也伯衰而諸侯散伯衰而中國擾伯衰而夷狄横天下益不寧矣是故晉侯吴子會于黄池而春秋終焉

齊人歸田　墮費墮郈

或問或謂左氏穀梁所載夾谷之會孔子之辭皆街談巷議之説以為知聖人也淺其説然乎曰以愚觀之左氏所載似未可不信揚子法言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蓋自漢儒相傳皆有是說似未可非之要之聖人舉事自是與常人別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夾谷一會而侵疆遽歸豈謂其一言之間遂足以致此哉意其動容周旋之閒有以深警其心矣則夫齊人之來歸田宜也隳三都之事東坡蘇氏為之論曰季氏親逐昭公客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孔子安能以是隳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攷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終莫能違孔子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

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愚謂嘗如蘓氏之説則是孔子為政能咈人情之所難而為之要之聖人舉事雖即諸天理之安而亦未嘗不順人情之欲夫使孔子咈三桓之欲而強欲墮其都邑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克也然則費郈之所以墮者何也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其邑以叛亦豈

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以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於仲尼何與焉乃若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孫之不欲墮耳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動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動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耳然使孔子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

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或謂史記所載未必得其實孔子為政當在歸田墮郈之時而圍成不克則是女樂既歸之後此說未必然姑記之以俟知者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或問趙鞅書歸何也曰槩先儒之説云出稱叛入稱歸叛者逆辭歸者順辭則知鞅之叛非叛也以地正國也所以逐君側之惡人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人而不免以叛書者所以為後世人臣不請命於君而擅用兵者之防也至其入國則書歸以見鞅之非逆也或者又曰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恕之先書叛叛惡辭所以誅鞅也後書歸歸善辭所以赦鞅也鞅之出入于晉陽將以禦荀寅士吉射之伐耳其心本非叛君也然邑君之邑也臣烏得而有之故書叛以伸王法及其歸國則是鞅知悔而反逆為順復於為善也故書歸以厚人情先儒之為此論不過惑於書歸之一語耳夫使以

地正國而可則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而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春秋王法也當誅則誅當赦則赦烏有既誅而又赦之之理若使既誅而又赦之則是非不白善惡不明而王法不行於天下矣況春秋乎愚故曰歸易辭也亂臣以叛去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者以是爲晉國之無政刑也

春秋或問卷十九

春秋或問卷二十

宋 呂大圭 撰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或問蒯聵何以稱世子曰左氏序蒯聵之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劉原父以為安有此事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

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又走入其家豈眞有此事哉愚以春秋攷之則知劉敞之言為得若使蒯聵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欲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絶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衞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為衞世子則是蒯聵世子之位未絶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絶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事明矣案春秋書世子者三鄭忽蔡有衞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

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蒯聵之位終未絕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蒯聵之名不可掩矣

齊陳乞弑其君荼

或問案左氏則陽生使朱毛弑荼而經以陳乞主之何也曰當以經為正蓋陽生之入荼之弑皆陳乞之為也乞不弑荼而立陽生者豈其廢不正而立正哉此固簒齊之兆耳陽生特一亡公子耳何與焉

用田賦

或問用田賦之説曰春秋書變古者三初税畝作丘甲用田賦是也先儒言初税畝謂公田十一之外履其餘畝而税之也如是則是公田之助既十取一矣又於其餘田而十取一也是為十取二愚謂初税畝乃是初變古法也恐未應遽至此所謂初税畝只是廢助法而用税法耳宣公之三十六年書饑七年書大旱十年大水而復大饑十三年螽十五年復螽水旱凶荒相繼不絶

則公田之入薄矣於是廢助法而用稅法則歳取十一以為常所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必取盈者是也此譏變法之始也故書初作丘甲之説先儒或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是一甸而出一乘車也今丘十六井也而同為甲是丘賦一乘也若然則頓增四倍之賦於理亦未宜然故夫丘甲只是每丘而出一甲士耳至於用田賦之説先儒或謂宣公稅畝始什二而稅今又什二而斂其財曰用田賦者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

也果如是則四倍於古矣亦恐非也或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故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也今又不足而以田賦則是凡受田者皆出一人以為兵比之於古則已七倍矣亦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使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則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不宜然案左氏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又將不足愚謂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初稅畝則無寛弛之法稅且重矣作丘甲則有益兵之擾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田出稅矣今又出賦所謂取二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

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耳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要之重賦爾

螽

或問冬十二月螽左氏失閏之說信乎曰案左氏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以是為失閏之故然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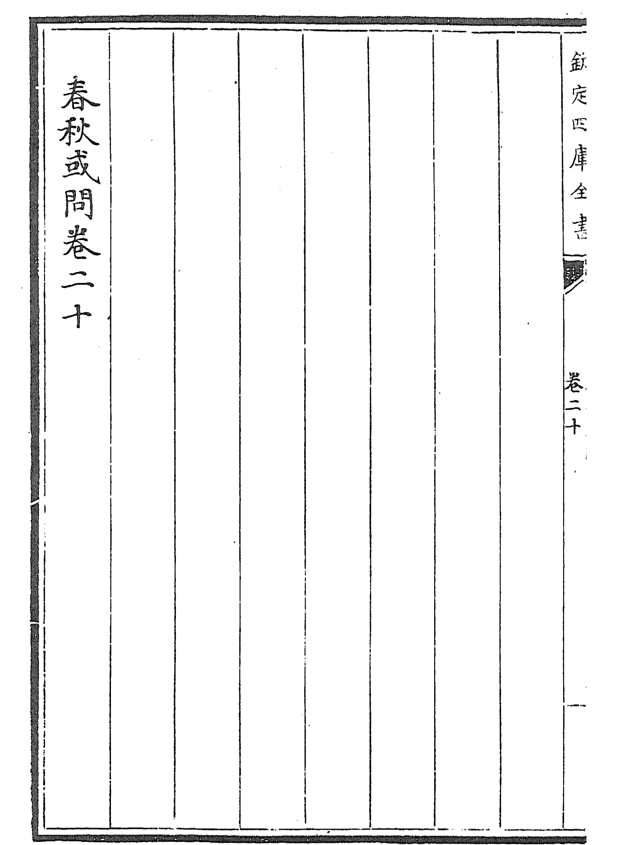
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或問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其來聘則以吳子使而書之也以其與我接也戰于柏舉則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楚敵也會于黄池則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晉敵也凡皆著其强也或以為吳能辭尊稱居卑稱則誤矣抑愚讀公會晉侯及吳子之言而有感焉春秋之作

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道之資故也齊桓首倡伯業而魯之君獨遲遲而不會豈非其趨向之近正邪當時之善覘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之君臣猶知有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也而猶世道之一幸也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焉楚夷也吳愈夷也愈夷而愈為中國患此正中國之諸侯之所宜同心勠力以附伯主而庶幾其足以息夷狄之燄以為中國之防可也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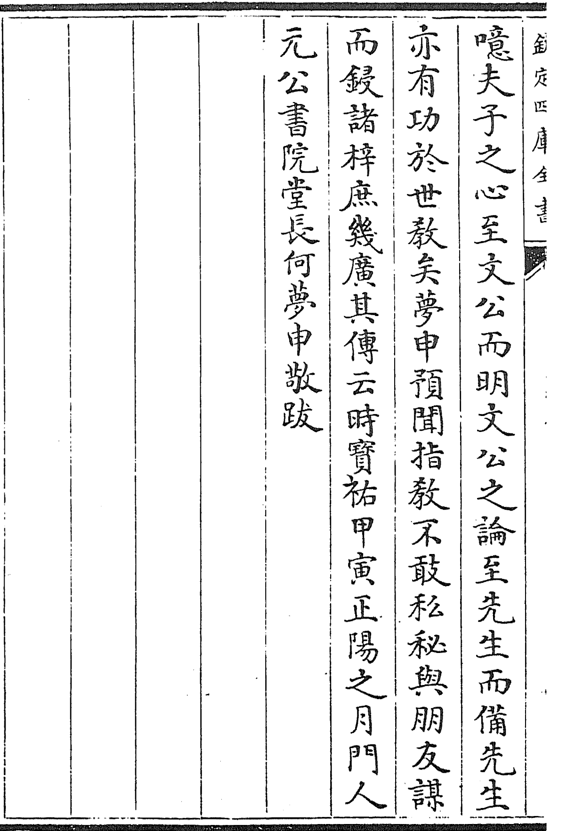
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来被髮文身之吴於中國者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禮義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黄池而使之偃然與晉伯為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吴以為國而又導之至以陵中國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絶矣是故春秋於是終焉斯義也先儒偶未之及故發明之以俟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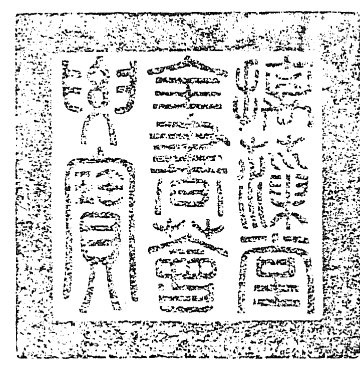
春秋或問卷二十

春秋或問跋

傳春秋者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襃貶賞罰為主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為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録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藁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



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秘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云時寶祐甲寅正陽之月門人元公書院堂長何夢申敬跋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五論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三十一 經部

春秋五論

宋 呂大圭 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

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别也真僞之涵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簒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
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
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
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
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
魯史所書其於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
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

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僞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

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

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曽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

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爲有一治之效蓋具有見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

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緩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

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不書氏或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

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甲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

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

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顔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説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

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
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
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
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
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
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
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脩春
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

矣

論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説二曰以名稱爵

號爲襃貶之説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
奔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
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襃貶之説又見夫國君一也
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
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
名稱爵號爲襃貶之説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
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
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

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

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也可也衞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襃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

在滎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

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

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

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

纔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

其閲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灾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灾餘之爲不敬巳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

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衞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弒君之

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

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襃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襃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

爲之説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説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説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論三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

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

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黄而曰陳侯之弟黄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

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吴始書荊而後書

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黄衛蟄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

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
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
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内弗
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
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
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専也公
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
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

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
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
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
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
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
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
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
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

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論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

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

之前歳而吳以被髪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
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
歳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
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
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
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
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
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

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

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哀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

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廿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

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
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
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
侯之大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
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
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
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
夫之邑矣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

遡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㳂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論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

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葢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葢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

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

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
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
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
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
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㫖多與經戾安得
以為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
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説者以為與聖

人同者爲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

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

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葢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别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讎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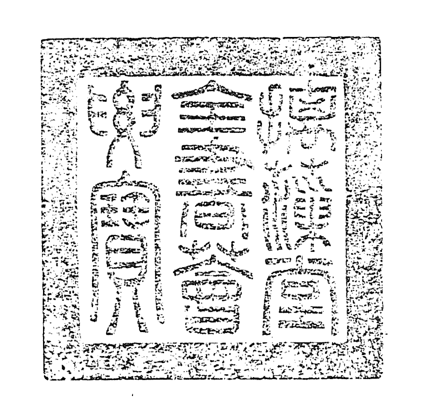
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

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從爲之説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説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

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

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説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五論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